

全球通史 ⑯

公元1900-1925 战乱中的世界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出版 WS 吉林文史出版社强力推出

/ 世界大战 / 俄国革命 / 中东的变迁 / 日本的扩张 / 美国时代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通史·战乱中的世界·公元1900—1925年/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著，汤卓勋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472-0131-2

I . ①全 ··· II . ①美 ··· ②汤 ··· III . ①世界史 ·近代史—1900—1925

—通俗读物

IV .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892号

Copyright © 1990 by Time-Life Books B. V.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 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10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7—2009—2191

全球通史 19 战乱中的世界

QUANQIU TONGSHI ZHANLUANZHONG DE SHIJIE

/出版人/ 徐 潜

/原 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译 者/ 汤卓勋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 袁一鸣

/责任校对/ 李洁华

/装帧设计/ 柳甬泽 张红霞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1.5

/书 号/ ISBN 978-7-5472-0131-2

/定 价/ 1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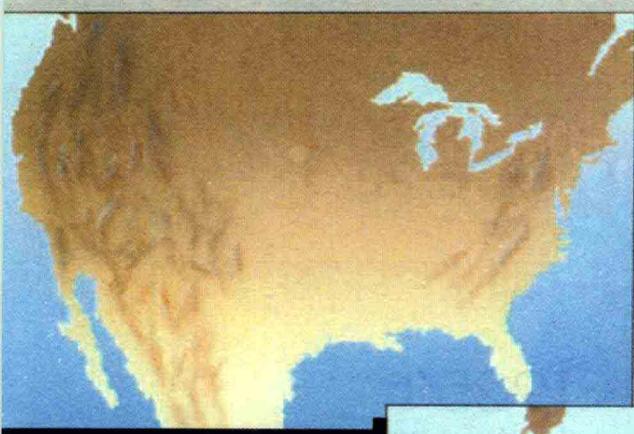
全球通史 | 战乱中的世界 |

19

公元 1900年—1925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

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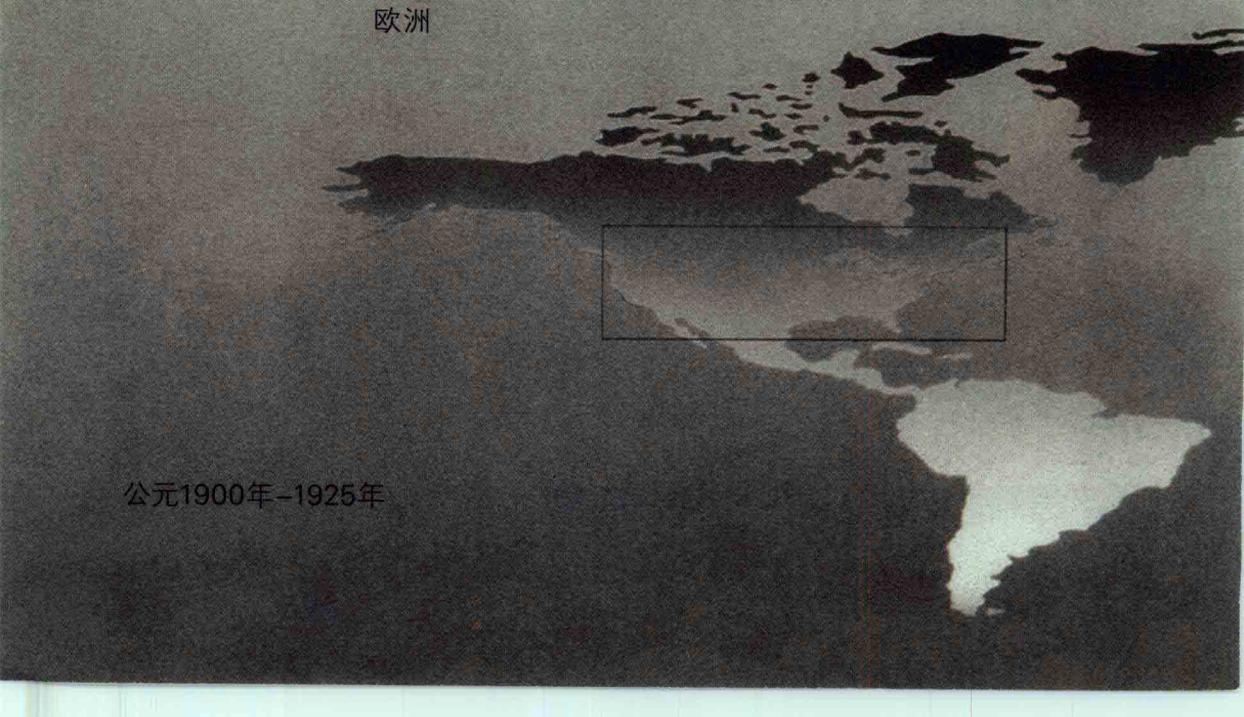
中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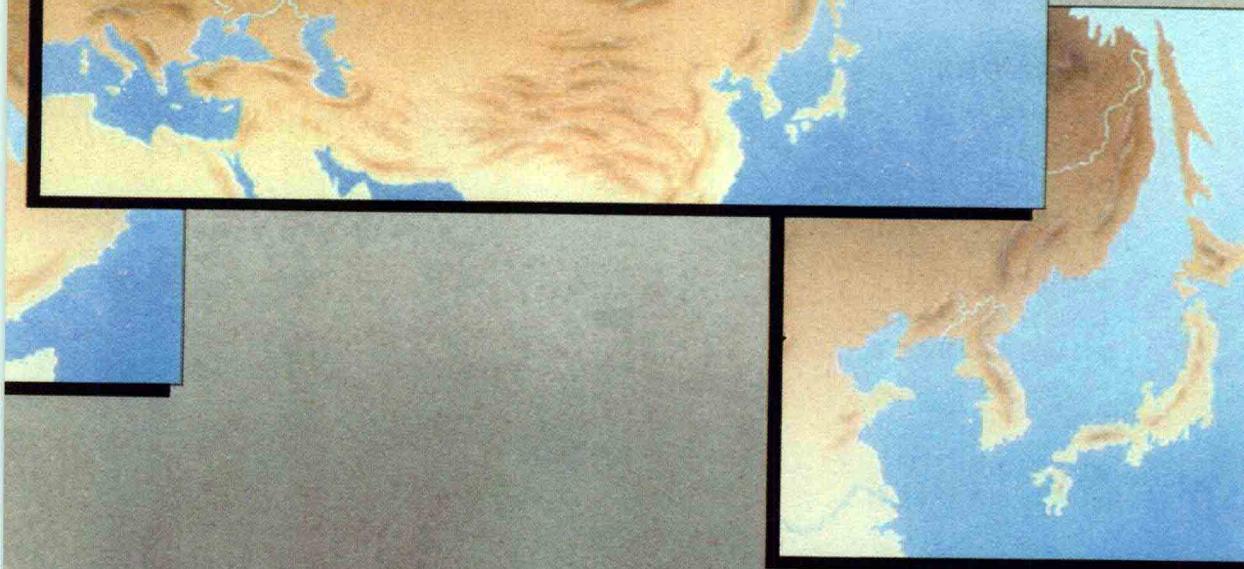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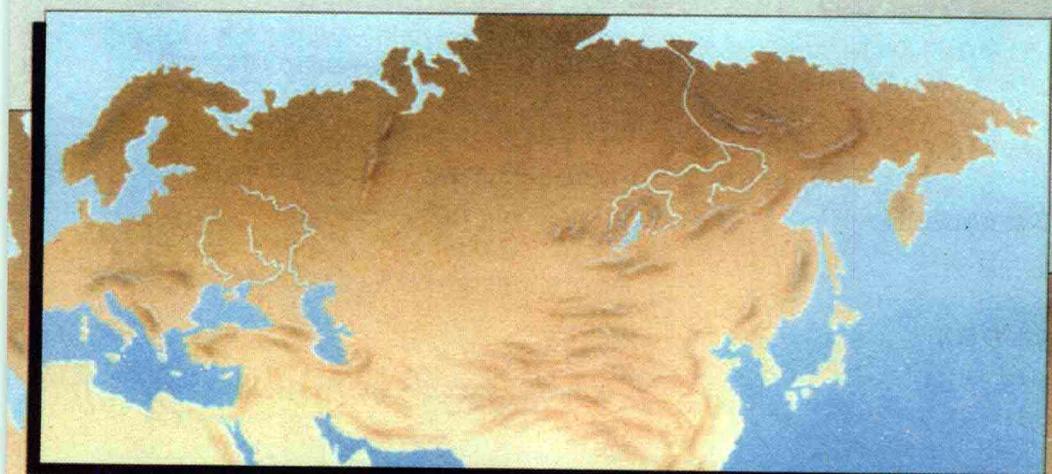
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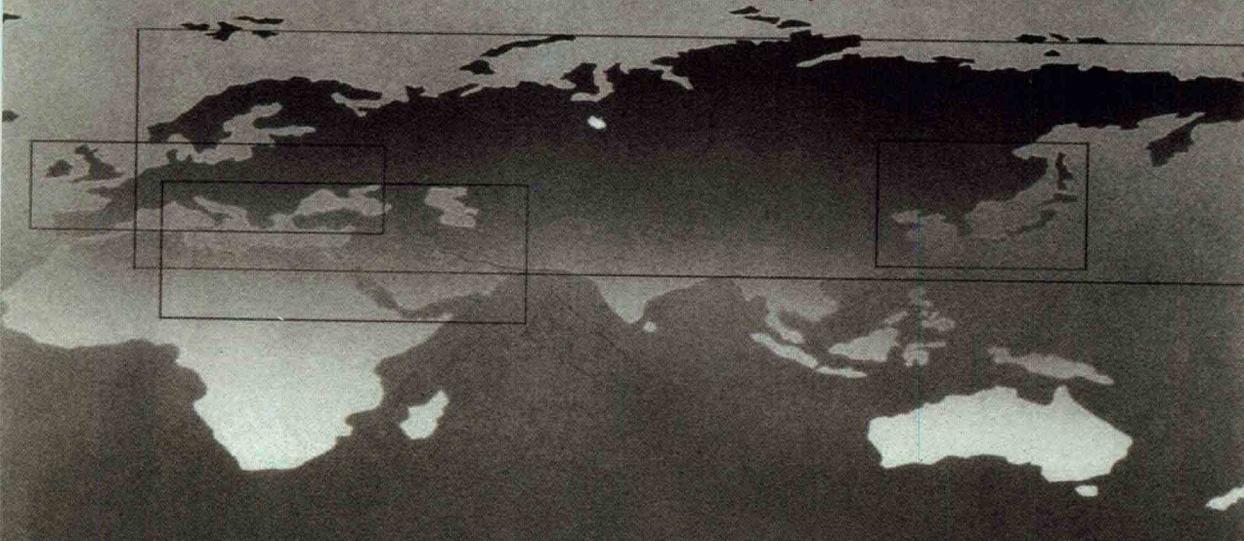
公元1900年-1925年



俄国



远东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主编(欧洲): 苏·乔安娜
欧洲部执行编辑: 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 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副主任助理: 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 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 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 托尼·阿兰

《战乱中的世界》编务:

编辑: 弗格斯·弗莱明
策划: 玛丽·斯塔普尔斯
撰稿: 克里斯托夫·法曼
研究人员: 玛丽·路易斯·科勒德
萨西·道森
审稿: 克里斯汀·诺贝尔
策划助理: 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 摩里·苏姗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 帕翠莎·穆里
图片统筹: 阿曼达·辛德利

编辑制作:

主任: 摩里恩·凯利
制作助理: 萨曼塔·希尔
编辑部: 特里萨·约翰
黛博拉·莱丽奥特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莱·帕克, 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克里斯托弗·贝利, 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现代印第安史讲师。

欧洲:

布莱恩·邦德, 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军事史教授。

远东:

安·瓦斯武德,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现代日本史讲师。

美国:

休·布劳根, 艾塞克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

中东:

马尔科姆·亚普,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人研究学院西亚近代史教授。

俄国:

奥兰多·菲格斯,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现代欧洲史助理讲师。

特约撰稿人:

斯蒂芬·道格斯; 尼尔·法尔贝恩;
爱伦·卡尔弗德; 艾伦·罗西恩; 大卫·尼科尔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雷默-辛(波恩);
克里斯蒂娜·莱波曼(纽约);
玛丽·温森沙·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松(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安·海辛(亚历山大); 伊丽莎白·布朗(纽约);
迪克·贝里(东京); 特劳德·莱辛(维也纳)

中文译者:

汤卓勋

责任编辑:

袁一鸣

目录

短论：旧秩序的没落	7
1 世界大战	13
2 俄国革命	53
3 中东的变迁	85
4 日本的扩张	111
短论：汽车世纪的开端	135
5 美国时代	145
短论：好莱坞：梦幻工厂	173
大事年表	182

俄国罗曼诺夫沙皇



旧秩序的没落

世界进入 20 世纪，许多王朝的君主都相信君权神授。统治阶级相信，他们天生就拥有权力。即使政治决策不是由独裁者本人亲手制定，也还是由那些代表他们实行统治的权威人士们作出的，这些权威人士照例出自拥有土地的世袭贵族。

特别是在欧洲，情况似乎更是如此。高速工业化以及殖民地的开拓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一张复杂的外交关系网也在维护着安定的局面，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血缘或婚姻关系所强化。例如，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国君主乔治五世就都是表兄弟。

对少数人而言，和平与富足使他们得以奢侈悠闲。温文尔雅的贵族们在伦敦海德公园枝繁叶茂的林荫道上或者在菩提树硕大的阴影下面，相互开着玩笑，畅谈着最新时尚；上流社会的人们沿着维也纳的人行道散步闲聊；饮酒狂欢者们在巴黎歌剧院参加假面舞会，而决斗者们也在布洛涅森林里维护着自己的声誉。如果对城市里的车水马龙感到眼花缭乱了，取而代之的可以是乡间别墅的集会、赛马、赛舟、狩猎、打马球。在后来的那些年里，这种无忧无虑的繁荣被人们称作“风雅时代”。

在其他地方，特权来自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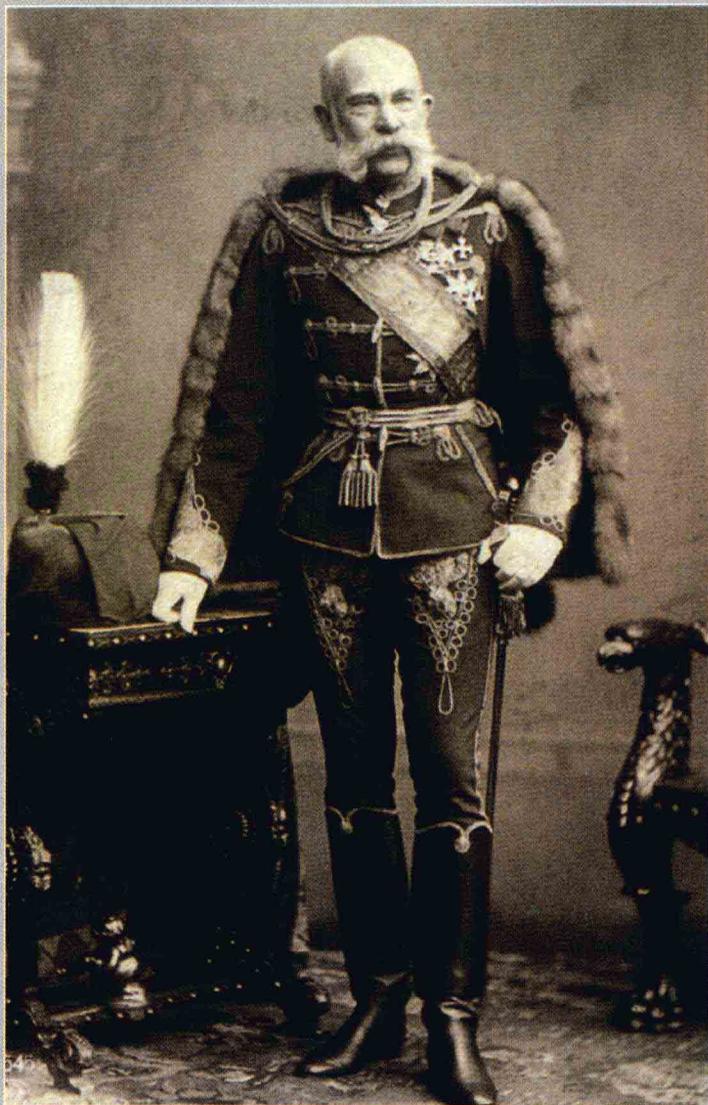
北京那 100 公顷隐秘的紫禁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中心，在那里，3000 名太监服侍着中国龙宝座的占有者。在古城伊斯坦布尔，自 16 世纪起，奥斯曼苏丹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由数百名亲信前呼后拥着。

然而，在这歌舞升平的背后，享受不到这种荣华富贵的人们却在过着艰辛的生活。在欧洲，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决心废除所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从 1894 年到 1913 年先后谋杀了七位国家元首。劳工也以频繁的罢工运动表示不满，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呼喊咆哮。在远东，积聚的愤恨足以冲破旧秩序；在中东，土耳其苏丹的专制统治于 1908 年被立宪制政府所取代。四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者开始探求民族振兴，并推翻了千百年来的帝王统治。

但是，最重大的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1914 年 8 月是欧洲最美的季节，漫长酷热的夏季变成了宜人的小阳春，没有比这再令人惬意的时光了。1919 年，经过四年战争的大肆杀戮之后，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和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曾一度左右过欧洲的命运。那些顺从地走进战争的爱国大众当中的生还者，现在又开始创造新的世界。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他的独生子亚力克赛。尼古拉二世是统治俄国达 300 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个沙皇。他残暴的独裁统治，以及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重损失，使他在 1917 年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推翻。一年后，他和他的家人在囚禁中被处死。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他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也是当时欧洲年龄最大的在位首脑。1914年他已经84岁，就在那年他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发生世界大战。1916年弗兰茨·约瑟夫去世，没能看到自己王朝的覆没。他的继承者卡尔大公无力维持帝国的统一，遂于1918年弃位，四年后在流放中死去。

德国霍亨索伦王朝的帝王



威廉二世皇帝于 1888 年成为德国第三代霍亨索伦王朝帝王。他左臂萎缩，无所事事，只会军国主义式的叫嚣，把德国带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德国战败，威廉被迫退位，到荷兰寻求庇护，并于 82 岁时死在那里。

奥斯曼苏丹



1918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登上王座时，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奥斯曼帝国已是君主立宪制，苏丹不再拥有独裁的权力。1922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穆罕默德被迫退位。四年后，死于意大利度假胜地圣雷莫。

中国的满族皇帝



1908年，溥仪刚满2岁，慈禧太后死去，他便当上中国的皇帝。1912年，一场武装革命迫使他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捕入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国的末代皇帝死于61岁，死前一直照管以前皇宫中的花园。



世界大战

1

1914年6月28日(几乎整个欧洲都像以往的夏季的星期天一样)又迎来了一个享受休闲和日光浴的好时光。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和空前的经济繁荣，看上去似乎还将继续下去。当然，还存在着几个问题：和平并没有带来全面的富足，尽管更多的人们富裕起来，但远没有达到人人丰衣足食。少数几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自从一些经济大国分裂成敌对的两大阵营之后，一场重大的欧战正在逐渐萌发。三国同盟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拴到了一起。与此同时，三国协约把法国、俄国牵扯进来，甚至无声无息地把英国也卷入其中。两大阵营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兵戎相见。可是，时间是在公元20世纪，这是一个发展的时代，并不应该是对抗的时代。几乎没有预料到一场欧战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也没有人想到它会有多么悲惨。

就在这个星期天，奥匈帝国的大公、奥地利军队总司令弗兰茨·斐迪南，正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作官方视察。这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奥地利曾对波斯尼亚进行了几十年的军事占领，只是在此之前不久才正式吞并。所以，波斯尼亚的大部分斯拉夫居民都忠实于毗邻的斯拉夫塞尔维亚国家。受尽苦难的波斯尼亚谋反者们振奋起来。就在这天下午，其中的一个谋反者跳上了大公的敞篷车，向大公夫妇开枪射击。

几周之内，这两个先死者又引发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其后四年里，死去的人数竟达1000万人左右。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径引发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冲突，把一场大战载入人类纪年表。胜利者们赞许这场战争是“文明战争”，把它用作四年大屠杀的反语标题。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把全部的军事科技成果，都用到了杀戮对方的人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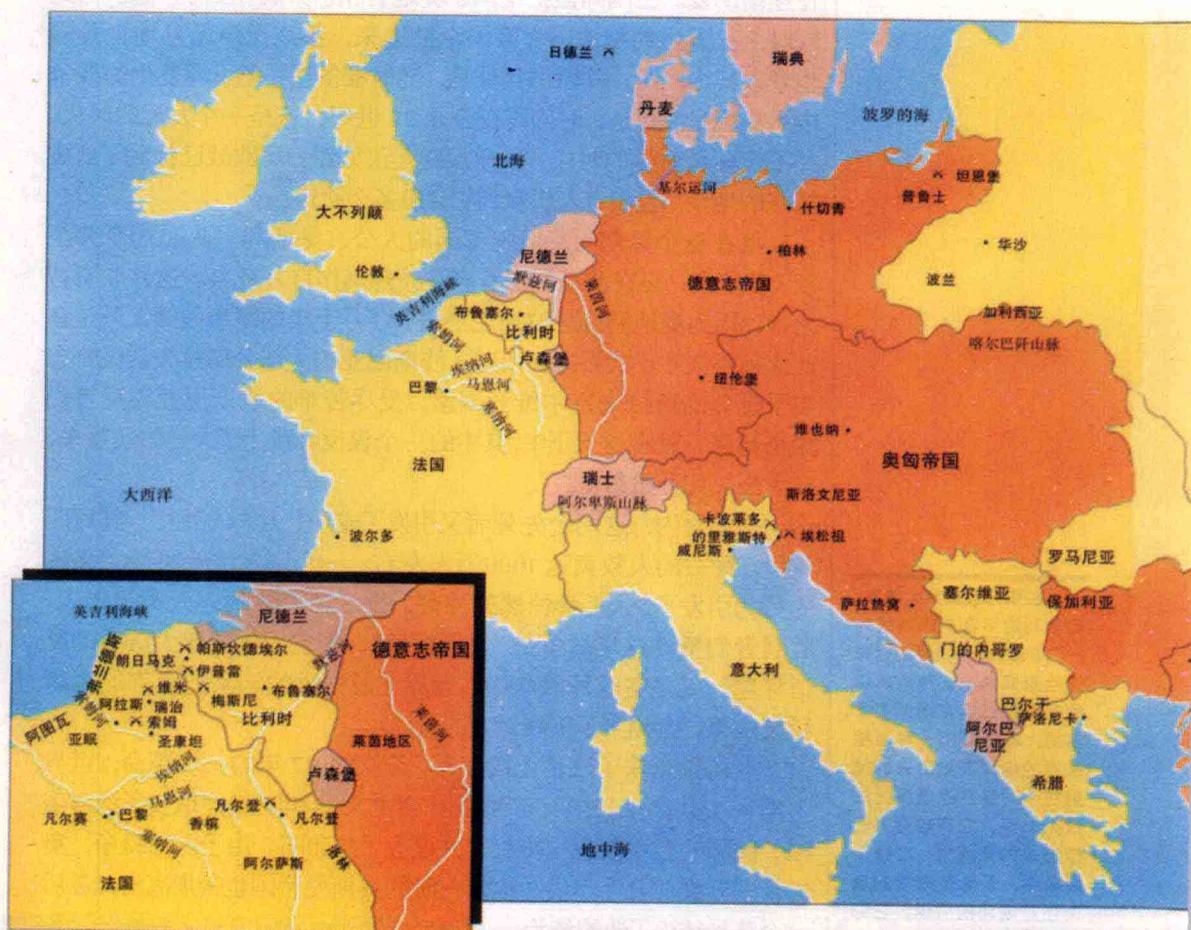
大屠杀带来了政治上的变革。随着1917年的一场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代了沙皇俄国。德国的君主制也被推翻，并建立了共和国。由于内部纷争，奥匈帝国分裂成几个小块。称雄一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分崩离析，最后一个苏丹结束了他的统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炮手在东部前线为一门30.5公分口径的榴弹炮检查仰角。这种短而粗的武器是以捷克语词汇命名的，本义是指一种能把笨重的炮弹高抛出去的抛射机。对躲在战壕深处的敌人来说，它有着令人心惊胆战的穿透力。在整个战争中，无论是成功的攻击还是成功的撤退，它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到了1925年，一个新的秩序形成了。许多新兴国家的产生，给遍布东欧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希望。对工业化和领土扩张几近疯狂的“日出之国”——日本，开始逐渐支配远东地区。同时，在北美，作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强者——美国，正活动着它的工业和经济的机体，伺机而动。

对萨拉热窝的攻击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以图获得重创效果。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团结紧密的国家，而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联邦，

1914年初，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协约国，从而形成了欧洲新的势力平衡。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把整个欧洲都拉进了战火之中。1916年8月，同盟国成员（标为橙色）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四国，向欧洲其他国家开战。只有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西班牙和阿尔巴尼亚（均标为浅褐色）保持中立。同盟国在东部地区取得重大成果，但他们的前进很快就在法国北方受阻（见本图左下方小图），战线几乎难以向前推进，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投降。





只是靠着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效忠而联合在一起。权势聚集于两个几乎不能和解的民族——日耳曼人（大部分居住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人身上。但是，47% 的人口是多民族的斯拉夫人，以及外来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也就是说，领土纷争问题还会更为复杂。久居维也纳的统治者们十分担心这些主要民族突然会有一天从帝国分离出去，就像上个世纪意大利的许多省份分裂出去那样。

因此，当萨拉热窝的谋杀者后来被逮捕，并从他身上发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武器，发现他受过塞尔维亚的训练，又是被塞尔维亚军官偷运入境进入波斯尼亚的，从维也纳那里传来惊叫声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连塞尔维亚的盟友俄国，都不能否认奥地利人真的承受了冤屈。不过，这只是欧洲外交家们能够很容易处置的一种危机，起码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

但是，在那个夏季里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因素存在。奥匈帝国日渐没落，在 1914 年时，它已几乎完全成为哈布斯堡强大的盟友德国的附属。弗兰茨·斐迪南被刺身亡前几个月，德国刚刚完成基尔运河工程，这使得德国的军舰能顺利地从波罗的海安全转移到北海中去。就战争危机而言，这条运河具有恶兆般的性质，因为德国像奥匈一样担心着可怕的威胁。

的确，德国是富裕和睦的，有着欣欣向荣的产业和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它在欧洲也拥有最强的军事力量，它的军队纪律严明，而且还自信所向无敌。只要充分动员，包括后备役军人在内，军队人数可达 220 万左右，不断增长着的人口也为其实力提供着后盾。然而，事情不仅如此。德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其文化却很陈旧。在 1870 年统一之前的 300 年里，它曾经是个薄弱的支离破碎的国家，没有确定的国界，又是欧洲的战场。对国家的所有新生力量而言，对它的领袖、它的人民而言，他们时时感到自己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特别是他们害怕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协约，因为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协约可能会给德国带来两线作战的厄运。

在德国制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心中，既强大又惧怕的奇怪的心理同时存在，这并不是德国人唯一的矛盾心理。因为，虽然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比德国更渴望和平，更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和平的必要，但同时也并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加对现实不满。其他欧洲国家都有殖民帝国史，德国的统一却来得太晚了，它获得的仅仅是一堆岛屿和非洲那荒无人烟的少数几块土地。德国的政治家们不仅仅把自己的殖民地和英帝国或法兰西帝国相比较，而且还和统治着广阔领土的荷兰、比利时乃至葡萄牙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使他们感到十